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七六冊目次

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八卷

〔明〕沈一貫撰
明刻本

一

北征小草十二卷

〔明〕張泰階撰
明崇禎刻本

五九九

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八卷

〔明〕沈一貫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圖

書館藏

沈文恭公集序

脩辭與經世不同途而同軌六經
多三代之文語語經世而辭脩其
中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故曰三代
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也人無
之而非文文無之而非法也世降

後馬集序

一

而有文人有文人則有文法然左
馬斑之徒猶能以其文載理亂故
其文亦羽翼六經垂萬世而弗朽
紀執此以証吾師沈文恭公而確
然信之紀方髫髻喜讀師戊辰南宮
試牘已出師之門而遊水天喜讀

師館閣諸課以爲博洽典則皆盛
世之音鑿鑿可施諸政迨師沒十
餘年集始盡行伏而誦之驚怖其
言洵河漢而無極而向之試牘館
閣諸課皆師井中天何聊之乎窺
師也夫師以三十年文學侍從之

後馬集序

二

臣十年執政事乾綱獨攬之
主此十年間所稱三公三孤唯師
一身如晨星獨朗得君專矣而又
若不易得行乎國政久矣而又若
不易行師之心方且朝乾夕惕無
一息不在天下國家則其口之所

宣亦無一語不屬天下國家庸詎
知所謂辭而脩之師之所謂文亦
誠無意而生故其思所抽如雲霞
蒸湧格所布如河嶽奠列辭所摘
如萬木百卉之呈敷獻榮皆天地
間自然之文章故其序事暢而委

歐陽集序

三

其論議辯而大其紀載該而覈其
上下數千百年以至我
國朝之典故靡不周知而悉舉通
今博古今代無雙總之以經國學
術措爲華國詞章蓋庶幾三代之
文人而符合六經之文法其于左

班馬之徒曷嘗如脩辭者之屑屑
焉規而模之而求以自肖而自畫
也憶昔立師門時聞之師曰
國家之文凡三變

歐陽集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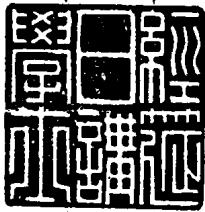
明興之樸雅成弘以來之高華慶
曆間日求奇麗而日就浮靡椎輪
化爲大輅大輅化爲雕車古道畧
盡不可爲法今讀其文乃知師力
起文章之衰風卽如其力挽世運
而反古吾師伐在吾世何可磨滅
宰相尊行其道師之若不易行者
在政不在道道行卽政行文者載

道之器固將歷萬世而師不朽而
何止行其道於今日之政文章可
以觀事業故曰不同途而同軌後
之讀師文者無徒作他人紙上空
言觀雖謂吾師操兩科而遊孔氏
之門可矧師立德又進乎文章政
事而上之

張鳴集序

五

門生張邦紀頓首拜譔



公生于嘉靖丁酉

喙鳴文集卷一目録

贈序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陳相公七袞序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代殷師作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袞序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宮保銅梁張公入掌本兵序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代楊太宰作

喙鳴文集卷一目録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余少叅遷貴州憲副序

周郡侯序

李同知序

葉節推序

蔡肖無序

寧波同知种方塘序少時代人作

郡侯張原正入朝三年序

劉汝立叅政江西序

喙鳴文集卷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贈序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相公在隆慶時以舊學承弼 天子為少傅

自一貫出門下所睹見者蓋三上封事其十言乘

輿 天子秘弗傳世莫聞焉他皆宗廟生靈久長

之計下郡國郡國賴其便已乞致仕歸疏數上

天子不得已第聽之送都門者以為疏廣復生而

喙鳴文集卷一

一貫於時蓋竊歎之也夫服金紫馳駟玉仕宦將

相富貴故鄉世人以為憲非大人之節也採芝茹

苓細萬物遺人倫豈不亦亢潔哉已致身為臣分

與此絕又非所宜逃也令名終始皜然弗瑕士大

夫願之而非大臣之操也大臣位鼎足為 天子

兆民倚毗豈其計一時之利而明哲自免此為美

談不已虧乎且古稱功成名遂身退而翁去時尚

陳說章章謂 天子公卿尊官厚祿第憑藉寵靈

優游歲月而已曠職甚雖老宜乞身而不宜無

以報 陛下也冀 天子憶臨別語感動之而思
憂患弊屢致意焉此亦戀闕憫時欲竭忠力以舉
功名之一效也嘉遜云乎哉然竟辭 主上不謂
其恕加爵益祿給傳護行款情優禮君臣之間天
下莫窺其際近古寡傳矣翁去之二年而 今皇
帝御極上 尊號兩宮推恩在廷於是公子編修
陞上書願推父職高於子得進一階之義而賜臣
父前致仕時所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之誥 天
子曰微請固宜給之自三代祖妣及夫人與偕是
歲也王夫人年六袞矣而翁壽加夫人二編修君
謂父母並存沐浴恩澤益喜將以夫人初度上之
一貫賀編修君曰昔漢宣帝時韋賢以先帝師爲
丞相老病乞骸骨賢有子玄成修其業故史臣載
曰丞相致仕自賢始有宋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
太子少師致仕子發郊恩特加太尉此皆以明德
繼體後先相輝映焉傳之後世爲美談自子拜恩
而使明之考典章者有所稱述而父師之聲益光
是增其壽不獨年者也國家典章弗著與功臣世

張鳴文集

卷一

三

墓誌

家賢大夫之業弗述史氏羞之吾志其事以貽後
世子亦務述玄成無墜我師相之聲

南克陳相公七袞序

凡今脩佐觴之詞者效祝而已爲長者先生壽其
言尤選惠進溢不可以徵信如爲鉅公拾之患有
所忽遺也進溢乎哉若小子一貫之爲師相陳翁
則盈于德而詘于辭始隆慶戊辰一貫奉公車對
翁實居中秉樞機既與三十三人者讀書禁中日
稟承學爲門下士闇劣不能觀翁大較得一二焉
翁以鞠躬履方爲臣以篤忠敬率人不佩韋弦而
性行淑均蓋有道君子也然苦隳肝膽而憂四方
上摩衮闕下廟貴近納溝撻市喻豈遠乎又毅然
社稷任臣也然通塞若水變化若龍敝屣三旌而
不顧塵釜萬鍾而不取自二疏青門以來天下高
其節體醎酸之性以無味爲御也于是乎天下以
爲累德無行不受一名然翁大臣也大臣者雷權
國是甄量世材計社稷之危固于幾眇不形之先
而謹調節之不著其庸嘉隆間於易爲革鼎之際

張鳴文集

卷一

三

墓誌

翁與二三元老夙宵其間國史不能悉而書然起
墜脩佚當積習之後能去其太甚而已不能無縱
舍翁常言今政寬而士弛猷未遠也老成人見之
矣天下之名翁者謂翁始拜也且拜且疏十事可
以方姚陝州二年再疏四事去之歲又疏六事而
謂韋孟辭國不忒本朝申伯雖外乃心王室者也
而不知此非所以觀翁藉令翁而盡用所欲為搖
舌散墨鬱為雲雨何言之暇乎今雖言不能狀其
所欲言者百一而其至者不可載于言其易而業

喙鳴文集

卷一

日

戴姓

委不可舉于書邱邱焉有餘心乎其精者具在啟
沃之篇然吐口納耳精意灌輸意有感動皇極而
左右不能窺其微者效不可睹矣雖有他言可無
奏已猶有言焉忠臣庶幾之心哉一貫以為古之
賢者常有有畢之功與不畢之言環材文本不有
斷不可以為棟梁求棟梁者不有戴不可以為室
故世之生賢必有餘國家之用賢必有餘賢者之
用於天下必有餘餘必有所用天下之族而諱者
稱渭濱八十介休九十曰猶望陳翁也翁子曰修

撰君在 今皇帝帷幄父子以經術事兩朝稱濟
美而翁日夜念修撰君曰來會初度於是修撰君
請告 天子曰少傅 先皇帝股肱臣自藩作輔
國有黃髮邦家之休於是出精鏐文幣持詔書即
賜且賜修撰君而又令守土吏存問以明尊寵舊
德之意於是異數者三令甲大臣致仕非九十
不存問而翁以七十雖存問 天子無特賜而翁
特賜廷臣非六載不歸省而修撰始來再期且給
傳嚮吾讀書禁中者聚而謀曰 天子有命吾門

喙鳴文集

卷一

三

徐景之

下士庸無以觴迺令小子一貫次言而獻之因修
撰君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代殷師作

國家仰河利漕河亦數病漕嘉靖間決漕者八而
乙丑尤甚漕自沛國北者引山東諸泉南者浮於
河達於徐呂二洪顧南土高河漸北而徙或出新
集或出龐家屯至是新集淤龐家屯亦淤而水從
華山入飛雲橋蕩靡沛邑湛昭陽湖渠始大壞不
可漕 先皇帝以為憂咨在廷臣誰可入者僉謂

朱公公往率四部中丞繡衣都水使者按行之舟
出木末汎汎隨鳧上下彌漫不可辨安得所謂故
渠疏之也或言宜治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者令水
有所分渠可復治上流須發卒五十萬費亦百五
十萬即具矣不能操舟沒而治也河性悍土善隤
曠日之所鑿一朝淤之野無青草方囁囁告而久
損大衆不解以幾不可期之功非策日者百萬粟
膠淮不進獨恃 天子威靈道昭陽湖以達耳潦
水盡後胡陵之陸可盪乎念治胡陵又非十二萬
粟鳴文集 卷一

六 莊瑞之

人不可如畫脂鏤冰費日損功終爲河伯除道矣
公習於故事召問父老異時所謂盛中丞渠者安
在而往視之盛中丞渠從南陽東抵夏村又東南
與留城故渠會竟一百四十一里而所未就者獨
四十里厥土燥剛度河不能決而道復徑可漕惟
鮎魚薛沙諸泉頗侵之殺其勢則無憂發十萬人
治之易耳且萬世之利也乃上䟽言而或以爲不
便 天子遣使者按視令遂成之公乃授水工畫
竟成新渠然後隄馬家橋以遏河流之入沛者使

盡入於秦溝淪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疏
支河以殺薛沙二水之勢者九十六里建閘置壩
厚隄密樹十月而告成功 天子嘉之拜太子太
保而是時公亦考三載績矣始乃舍畚鍤修禮樂
都水六使者持觴而壽殷子曰余聞先民謂黃河
北徙國家之福也丘文莊以爲不然其說曰國家
漕渠本不俟河而河性不常一日復去乃更病渠
今其言信矣夫盛中丞之績信偉然不就于當時
而待司空自司空成渠壺攢河不用曷嘗一日患

粟鳴文集

卷一

二

涸哉故曰不俟河獨如嚮之人按求故道虛糜度
帑漫漶支離涓滴以補江南之輸豈太倉有也治
天下亦如是而已衆人取平萬物以生淑淑淵淵
君子故不可測哉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奏序

昔皋陶稱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大臣將搜述索耦
以事 主上非魁然大則翕受之途塞何以載采
采而材諸位崇岡巨壘所謂長育蕃茂而無貲量
者廊衍闕也四瀆發源而注海不自爲宗而宗歸

墟彼無激流游波碌碌之聲。無股引實注沾沾之
慈而決莽無垠矣。嶽瀆之象三公有味哉。余嘗貴
正乃覩楊翁而貴大大奚貴哉。既已曰大凡清廉
力勇才捷能智文質剛直一切取節之名皆棄不
論。譬論馬則百體具論百體無全馬。夫正尚矣而
人之貴正人者未有不取節也。拾其小捐其大則
人役而非役人。惡稱大人若太宰楊翁可謂大矣。
事親孝取予廉雖倉卒遇人必以禮所至有頌聲
去則思居塞上用兵屢上功而不處為九卿以誠
味鳴文集 卷一

之用人也。若射覆而今之用人也如懸的射覆者
人不能知而宵人魅物既以知之矣。懸的者懸於
九達之衢。昭昭乎若白日之麗青天。與衆見者也。
大人之效如此。翁居雖魯間鄒魯之於學固天性
哉。翁嘗言人母有四心。一私心二偏心三自用心
四怠易心。有一則病或謂翁忠厚太過。翁曰。忠厚
無過哉。患不及耳。翁嘗言君子務自修。毋多望人
亦無多慮人。翁嘗言道在平操不平之行者去道
遠。翁嘗言君子務顧盼人務提衡人。吾視天下無
味鳴文集 卷一

善今執御者端又借二三君子之助僕敢不力請再辭三酌而稱曰願翁治與安嚴神明中夜而興盟於昊清夫心如結輜如懸旌如熾火如凝冰俯仰再天地之外少盪而蓋與傾可不慎與且夫貴日月者常明貴岡陵者常生貴松柏者常茂貴百川者常行願翁儀畢公之勤物懋衛武之交儆舉則思永年之計行必念高山之景無以鄧林輕槎蕩無以江河小蟻漏無以千里易跬步無以六翮翫乎戲故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淑人君子其儀

嘯鳴文集

卷一

黃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令甲大臣七十則引年有詔彊留之復就列蓋年以七十為斷迺精神耗息不以年故年或不及而聽去或及之不聽去惟上所財予皇帝十四載大司農畢公請年上曰公端清恭恪神王于壯夫國計倚辦胡可早自解去其勉陪朕蓋上

之眷禮耆碩如此始公嘉靖甲辰魁南宮則稱鴻儒癸丑之後以刑曹郎被徵校春秋得天下知名士多其尤著者同州馬太保肥鄉張大司馬丹陽姜大司寇天台吳少宰崑山顧少司馬皆大雅不群之士其後督學兩浙所羅滋多遽不能數數今在京師者則會稽朱少宗伯及不佞一貫輩如干人以五月五日先生初度相與戒羔鴈牢醴為壽莫適受簡諸弟子雜置辭而一貫牽連書於左方

嘯鳴文集

卷一

一

漏卮不虞出也。紅朽相比，弟為國家滋侈，惜耳。無益哉。善夫先生之為奏曰：臣起農家，勤不如儉。賚子有節，無益不作。雖寡入猶寬，然餘也。惟人亦然。有患煩、肥、脂，而中道夭者，有癯瘠不任而延歷壽者。其蓋臣之石言哉！太倉故蠹，叢也。先生盡剋去，使夷簡水旱牘至，輒議蠲賑以溝隍感。聖心先生之德如此，明神之持，不亦宜乎！一生曰：然。夫錢穀雖罪屑，而於民最近。流仁暢慈，則朝發而夕暨。操急播厲，亦逢至而機軼。非思入毫芒之間而意

喲鳴文集

卷一

十二

常在閭閻愁歎之中，又不難違拂批逆與左右爭錙銖，誰能辦者？國家大司徒往獨夏忠靖郭忠襄年恭定，近稱梁端肅無踰四公。先生之節類年與梁。天下望先生之提鼎享祺，謂當在夏郭間也。一生曰：無稱夏郭。昔成周有四世元臣，年百歲而上者，非先生之先與？克勤小物，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襲周公之事，保釐東郊，成周賴之。先生將復其世，何言夏郭？先生之言曰：鏡無心，猶以照昏。權無營，亦以用礪。而況於人乎？故雖於吾輩弟子行俯

俸求箴規，不勸先生百歲，則於國家亦天地無極。請年未有日也。

本兵序
薊遼保定總鎮官保大司馬銅梁張公入掌

今年秋大司馬王公致仕，詔群臣議代者。僉曰：張公先是御史，言諸邊鎮不宜數易。上韙之。迺張公實總督薊遼保定軍。上重公，遷更求其可者。群心咸儀公再推擇。上亦竟召公。夫邊鎮之重，於他吏薊遼之重，於他邊視大司馬之重，於鎮正

喲鳴文集

卷一

十三

等。天子重薊遼，則曰毋踰公。重本兵，則又曰毋踰公。公何以得此於上哉？天之生才不數，而成之不偶，均為政。而斯人獨遭溷測，傾紛綸危地，而後始發其倣儻瑰瑋之才，以見耀於當年。若有意乎底厲彫琢之者，蓋天與人交贊也。張公具文武上略，自令滑則靖劇盜之變，備兵皖則靖亂卒之變，鎮上谷則靖強虜索賞之變，鎮浙則再討民與兵之變。所至皆預發難待之而談笑以挈之，安迺為薊遼功尤爛然。遼孤懸斗辟，其人沉鷙忠勇。

為國家出死力若薊我宇下地持之若捧玉執盈
惟恐搖之我附虜久虜更挾以邀我急則功有緒
不忍棄緩則示弱啟侮短長時出輕重同得厥不
易哉公於遼則振神慮畢籌筭鼓諸將之氣而時
繼其乏絕於薊則蒐戎設械息民完疆飄忽威武
以警虜虜氣故自甲至於乙才二年所而遼師執
鹵獲醜二千三百有奇薊再擒質夷大嬖只趕免
等十輩奪長昂董狐狸二酋賞叩關乞哀乃復之
以金帛搏黍弄離于掌股群胡嚙臂搢不敢背成

喉鳴文集

卷一

十四

經營之烈近罕儼矣夫大司馬於職方無所不問
而尤急胡附胡則天下猶附四支故曰無踰公大
氏上軍伐謀余觀公生平所為赫然烈者無不以
謀勝未見其發而先至收功於萬全無僥一時之
倖也公嘗曰虜惡能驕我實驕虜我誠伺其釁而
抗之事成虜在吾握不成吾以全師制一虜亦無
患頃虜小入輒請出師勦之軍氣百倍然公非提
空聲而虛喝之實恃吾有以伐之者而後伐之故
論薊遼國家實以遼堅薊論九邊治九邊當如治

遼而後遼始不孤直指奉 上令以八事閱公則
盡兩穀弓弩踰關戰之士賞糧山峙關障壁立
索敵而思一試其奇公軍若此大司馬不亦宜乎
抑余甚善乎梅尉之言尉言孝武時眾賢聚于本
朝而淮南沮謀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此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而匹夫與
上爭衡也公來大臣胡不重眾賢胡不聚于朝而
何匹夫之敢辟倪於其間不佞日望焉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

代楊太宰作

喉鳴文集

卷一

十五

余同年霸州人王公仕三十禩而為度支度支弊
孔多公務為勤日督諸曹郎治簿書不中程不休
以其間為 主上陳天下大計某某施行者指
在節用彊兵設未然之畫云今年以公為大司馬
公益自發舒幾身行其言而會意有所不可遂力
疏歸業駕已二三大夫追思之余嘗讀賈子書論
官人六等談大臣之概歎以為國有若人庶幾重
乎而乃今見公蓋屬者域內恬熙大小臣工斤斤
稟度見謂太平之路晏如矣乃先生獨焦心蒿目

慷慨憤積務信其謬謬之情而毋恤乎耽耽之視
紳弁士以此嚴先生將為藥石乎大臣難矣談何
容易今夫批疑剗劇轂運機旋循之無端叩之不
竭此謀臣之所以智輸也投煩置亂左應右支意
運神營還至立效此才臣之所以能豎也皆世之
所謂難也若夫端操足以範物異采足以銷萌正
笏垂紳鼎呂人國難乃甚已足惟大臣故曰使謀
臣畫之而使大臣鎮之使能臣營之而使大臣安
之始公之拜大司馬也或曰王公何如余謂王公
在事將令債帥之風不禁而消戰士之氣不鼓而
倍居無何信然凡爪牙之旅于戎者罔敢嬉糗糧
芻稗之供必時靡侵削其毫毛無不飽于伍而騰
于槽嚮之置驛馳使不腴筐篚脩歲時之問于游
間者徘徊國門不敢進毋所謂端操異采足以範
物而銷萌者歟漢公卿之賢不乏乃史所稱有大
臣風者申屠嘉耳武帝素不快于汲黯至論社稷
臣則曰惟黯為近于是乎鄧通扶服乞死而淮南
懾然寢其謀夫漢相即貴倨何繇法天子之弄臣

一右內史耳而力乃鉏兌鏹萌愈于六師彼其素
剛直敢諫尊或冒乘輿而難或決城社衆或忤忌
諱而隱或摘幽逃孤立行一意金石當開而況於
人乎彼有所以豫禁其釁而陰抑其驕者故尺符
呼之不得不來口未譙呵而肅於天狼之弧也故
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大臣重矣王公歸余
安能無樂哉或曰若是則霜霰是雨露非矣日者
不霜霰乎曷為解調之哉余應之曰子以一雨露
為足以竟天地之大也是不知春夏秋冬四時行
也且雨露之日而微雷霆天地之惠不幾於殫乎
社稷之重也海宇之大也胡可以令王公翩翩往
也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在尚書郎稱治貞亮顧聲者推曹公公安人用
禮起家進士庚辰春官求為禮宗而家弟一中謬
辱門下癸未蜀人以督學告天子問天官大宗
伯御史大夫僉以曹郎對於是家弟為不佞言曹
公往有日也以不佞曾望見曹公問之言蓋不佞

聞客之私為語矣曰夫縣官器任賢哉昔左大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則長卿子雲氏稱首矣長卿子雲何如人哉不曰子虛託上林侈惟寤寐自投閣乎有如其然行誼之謂何 聖天子廣布功令重督學使者指安在乎大夫士第習公之文乎將毋謂文人也而已矣第習公奉職理官謂公枚先生嚴夫子之徒止矣公用經術署文事則彬彬者矣至策行砥躬要以真質獨勝不欲樹顏矜色遊於蹕蹕之塗又何文之彬彬而行之嶽嶽也夫以稀韋氏之民觀今之世其孰能不波故畫楮非縑而有衣者縑刺木非驪而有駕者驪士而楮木何國而筏有儻西蜀閭巷少年萬之一乎其有之則釋曹公誰可故舉丁子襄施長卿而佐掌邦計業未遑辦授韋張王武諸君子以臯比使儼然臨之吾知其無當于南面何者躬修未白而無至之技單也以不佞而觀曹公者豈不瓌然通材士哉當公在郎舍按齋肅慎闌出不喜小小治辦然吏不敢侵牟毛髮而公府嚴之如神明使造

巴蜀也揚馬何足道哉彼且因其材可大大可小小拔之非驟抑之非淹較若持衡此其風采文雅譬之布侯中侯希鵠中鵠置七札貫札百步而置楊葉穿楊葉此通材之喻也弟曰唯唯則以不佞言觴公於是公西矣沈子曰從廬江文翁為蜀郡選張叔等詣京師受博士業且減少府用度買刀布遺博士數歲蜀生學京師者埒齊魯今曹公所教士夫非文翁所招下縣及補孝弟力田子弟之遺乎向諸生受業猶詣京師今青青者矜不離鄉井而得曹公之教此其奮起震爽眎漢時當孰多蓋班生曰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之化他日不譚文翁而譚曹公必蜀人士矣

余少叅遷貴州憲副序

先生於吾浙分藩寧紹台三郡三載矣先生於吾郡侯游公居同里進同榜又官同業日以益親以其故先生報政成余師司成公為游公賜言無何而今命至司成公謂小子一貫曰汝亦昌言小子敬諾小子知先生孰與游公而代游公言尸祝事